

谈谈黄宾虹的画

张宗祥等 著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谈谈黄宾虹的画

张宗祥等 著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谈谈黄宾虹的画 / 张宗祥等著. — 杭州 : 浙江
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340-4978-1

I. ①谈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黄宾虹 (1865-1955)
— 中国画—绘画研究 IV. ①J212.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40935号

谈谈黄宾虹的画

张宗祥等 著

责任编辑 徐 硕
文字编辑 罗仕通
装帧设计 吕逸尔
责任印制 陈柏荣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)

网 址 <http://mss.zjcb.com>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·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印 张 3.125
书 号 ISBN 978-7-5340-4978-1
定 价 16.00元

如发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出版说明

黄宾虹（1865-1955），原名质，字朴存，号宾虹，又因慕明季恽向（字香山）浑厚华滋之画风和汉代隐士向长平、禽庆悠游隐逸之人生志趣而别号予向。原籍安徽歙县，晚年寓居于西湖边的栖霞岭。

黄宾虹为我国山水画一代宗师。儿时受父亲和老师影响，即喜诗文篆刻，尤爱绘画。平生遍游山河名胜以师法造化，与古为徒而博采众长，孜孜不倦之余又自出机杼。其作品风格浑厚华滋，蕴真内美。此外，在书画理论上黄宾虹也是卓有创见，曾撰写过多部书画理论著作。潘天寿先生对此高度评价说：“孟轲云：‘五百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’吾于先生之画学有焉。”

除绘画上的成就外，黄宾虹在金石、社会活动、出版等方面亦颇有建树。其中，他和国学家邓实合作选编的《美术丛书》（共四集一百六十册），是20世纪影响深广的中国美术类论著丛书。

不过关于黄宾虹的画，也有人认为看上去“山不似山，树不似树，纵横散乱，无物可寻”，不大好懂。为此，本书精选文章十篇，从黄宾虹的日常言行、技术特点、艺术风格、人生成就等角度出发，全面深入地介绍他的艺术人生。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为艺术方面的名家，如可称得上黄宾虹知音的傅雷，一代绘画大师潘天寿，曾任西泠印社社长、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，黄宾虹的学生、画家王伯敏等。相信他们的介绍和解读，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黄宾虹的艺术特色和多彩人生定会有所助益。

艺文类聚金石书画馆

2016年5月

目 录

观画答客问 / 傅 雷	001
宾虹论画 / 兑 之	016
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序 / 陈柱尊	025
黄宾虹与新安画派 / 击 壤	030
黄宾虹的山水画 / 王伯敏	034
宾虹先生的一席话 / 王伯敏	041
黄宾虹画论杂记 / 张振维	049
谈谈黄宾虹的画 / 张宗祥	058
黄宾虹先生简介 / 潘天寿	067
黄宾虹二题 / 黄苗子	075

观画答客问

傅 雷

客有读黄公之画而甚惑者，质疑于愚。既竭所知以告焉，深恐盲人说象，无有是处，爰述问答之词，就正于有道君子。

客：黄公之画，山水为宗，顾山不似山，树不似树，纵横散乱，无物可寻，何哉？

曰：子观画于咫尺之内，是摩挲断碑残碣之道，非观画法也。盍远眺焉？

客：观画须远，亦有说乎？

曰：目视之物，必距离相当，而后明晰。远近之差，则以物之形状大小为准。览人气色，察人神态，犹须数尺之外。今夫山水，大物也，逼而视之，石不过窥一纹一理，树不过见一枝半干，何有于峰峦气势？何有于疏林密树？何有于烟云出没？此郭河阳之说，亦极寻常之理。“不见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对天地间之山水，非百里外莫得梗概，观缣素上之山水，亦非凭几伏案所能仿佛。

客：果也。数武外：凌乱者，井然矣；模糊者，粲然

焉；片黑片白者，明暗向背耳，轻云薄雾耳，雨气耳。子诚不我欺。然画之不能近视者，果为佳作欤？

曰：画之优绌，固不以宜远宜近分。董北苑一例，近世西欧名作又一例。况子不见画中物象，故以远视之说进。观画远固可，近亦可，视君之意趣若何耳。远以瞰全局，辨气韵，玩神味；近以察细节，求笔墨。远以欣赏，近以研究。

客：笔墨者，何物耶？

曰：笔墨之于画，譬诸细胞之于生物。世间万象，物态物情，胥赖笔墨以外现。六法言骨法用笔，画家莫不习勾勒皴擦，皆笔墨之谓也。无笔墨即无画。

客：然则纵横散乱，一若乱柴乱麻者，即子之所谓笔墨乎？

曰：乱柴乱麻，固画家术语，子以为贬词，实乃中肯之言。夫笔墨畦径，至深且奥，非愚浅学可知。约言之，书画同源，法亦相通（图一）。先言用笔。笔力之刚柔，用腕之灵活，体态之变化，格局之安排，神采之讲求，衡诸书画，莫不符合。故古人善画者多善书。若以纵横散乱为异，则岂不闻赵文敏“石如飞白木如籀”之说乎？又不闻董思翁作画“以奇字草隶之法……树如屈铁，山如画沙”之论乎？遒劲处，力透纸背，刻入缣素；柔媚处，一波三折，婀娜多姿；纵逸处，龙腾虎卧，风趋电疾。唯其用笔脱去甜俗，重在骨



图一 山水

题：书成而学画，变其体不变其法，盖画即是书之理，书即是画之法。王孟津书工二王法，而又兼习北宋范宽、郭熙诸家，画道得而通诸书，二者均出娄东、虞山以上。宾虹。

气，故骤视不悦人目。不知众皆密于盼际，此则离披其点画；众皆谨于象似，此则脱落其凡俗。远溯唐代，已悟此理。惟不滞于手，不凝于心，臻于解衣盘礴之致，方可言于纵横散乱，皆呈异境。若夫不中绳墨，不知方圆，向未入门而信手涂抹，自诩蜕化，惊世骇俗，妄譬于八大、石涛，直自欺而欺人，不足与语矣。此毫厘千里之差，又不可不辨。

客：笔之道尽矣乎？

曰：未也。顷所云云，笔本身之变化也。一涉图绘，犹有关乎全局之作用存焉。所谓“自始至终，笔有朝揖，连绵相属，气脉不断”，是言笔纵横上下，遍于全画，一若血脉神经之贯注全身（图二）。又云“意在笔先，笔周意内，画尽意在，象应神全”，是则非独有笔时须见生命，无笔时亦须有神机内蕴，余意不尽。以有限示无限，此之谓也。

客：笔之外现，惟墨是赖。敢问用墨之道？

曰：笔者，点也，线也；墨者，色彩也。笔犹骨骼，墨犹皮肉。笔求其刚，以柔出之；求其拙，以古行之。在于因时制宜。墨求其润，不落轻浮；求其腴，不同臃肿。随境参酌，要与笔相水乳。物之见出轻重、向背、明晦者，赖墨；表郁勃之气者，墨；状明秀之容者，墨。笔所以示画之品格，墨亦未尝不表画之品格；墨所以见画之丰神，笔亦未尝不见画之丰神。虽有内外表里之分，精神气息，



图二 临张恂山水

题：前人论山水，云古不及今，意为荆关董巨胜于顾陆郑展诸人。盖古之今非今之今也。今则但知染墨，不知用笔，但知布景，不知用意，求所谓自始至终，连绵不绝，称为一笔画者几人哉？敬翁年先生总风雅，精鉴赏，属作此帧，定有以教我矣。壬寅九月，西周张恂。

初无二致（图三）。干、黑、浓、淡、湿，谓为墨之五彩，是墨之用宽广，效果无穷，不让丹青。且惟善用墨者善敷色，其理一也。

客：听子之言，一若尽笔墨之能，即已尽绘画之能，信乎？

曰：信。夫山之奇峭耸拔，浑厚苍莽；水之深静柔滑，汪洋动荡；烟霭之浮漾；草木之荣枯；岂不胥假笔锋墨韵以



图三 山水 1953年

题：唐吴道子有笔无墨，其习气至明初流为野狐禅。大米自谓高出其上以此。癸巳，宾虹年九十。

尽态？笔墨愈清，山水亦随之而愈清；笔墨愈奇，山水亦与之而俱奇。

客：黄公之画甚草率，与时下作风迥异，岂必草率而后见笔墨耶？

曰：噫！子犹未知笔墨，未知画也。此道固非旦夕所能悟，更非俄顷所能辨。且草率果何谓乎？若指不工整言，须知画之工拙，与形之整齐无涉；若言形似有亏，须知画非写实。

客：山水不以天地为本乎？何相去若是之远。画非写实乎？所画岂皆空中楼阁？

曰：山水乃图自然之性，非剽窃其形。画不写万物之貌，乃传其内涵之神。若以形似为贵，则名山大川，观览不遑，真本俱在，何劳图焉？摄影而外，兼有电影，非惟巨纤无遗，抑且连绵不断，以言逼真，至此而极，更何贵乎丹青点染？

初民之世，生存为要，实用为先，图书肇始，或以记事备忘，或以祭天祀神，固以写实为依归。逮乎文明渐进，智慧日增，行有余力，斯抒写胸臆，寄情咏怀之事尚矣。画之由写实而抒情，乃人类进化之途程。

夫写貌写情，摅发人思，抒情之谓也。然非具烟霞啸傲之志，渔樵隐逸之怀，难以言胸襟；不读万卷书，不行万里

路，难以言境界；襟怀鄙陋，境界逼仄，难以言画。作画然，观画亦然。子以草率为言，是仍囿于形迹，未具慧眼所致。若能悉心揣摩，细加体会，必能见形若草草，实则规矩森严，物形或未尽肖，物理始终在握，是草率即工也。倘或形式工整而生机灭绝，貌虽逼真而意趣索然，是整齐即死也。此中区别，今之学人，知者绝鲜。故斤斤焉拘于迹象，惟细密精致是务，竭尽巧思，转工转远，取貌遗神，心劳日绌，尚得谓为艺术乎？

艺人何写？写意境。实物云云，引子而已，寄托而已。古人有言：掇景于烟霞之表，发兴于深山之巅。掇景也，发兴也，表也，巅也，解此便可省画，便可悟画人不以写实为目的之理。

客：诚如君言，作画之道，旷志高怀而外，又何贵乎技巧？又何须师法古人、师法造化？黄公又何苦漫游川桂，遍历大江南北，孜孜矻矻，搜罗画稿乎？

曰：艺术者，天然外加人工，大块复经熔炼也。人工熔炼，技术尚焉；掇景发兴，胸臆尚焉。二者相济，方臻美满。愚先言技术，后言精神，一物二体，未尝矛盾。且惟真悟技术之为用，方识性境界之重要。

技术也，精神也，皆有赖乎长期修养。师法古人，亦修养之一阶段，不可或缺（图四），尤不可执着。绘画传统垂



图四 山水 1952年
题：唐人刻划炫丹青，北
宋翻新见性灵。浑厚华
滋民族，惟宗古训忌图
经。壬辰冬日。民字上漏
我字。八十九叟宾虹。

二千年，技术工具大抵详备，一若其他学艺然，接受古法，以免暗中摸索。为学者便利，非为学鹄的。拘于古法，必自斩灵机，奉模楷为偶像，必堕入画师魔境，非庸即陋，非甜即俗矣。

即师法造化一语，亦未可以词害意，误为写实。其要旨固非貌其嶂峦开合，状其迂回曲折已也。学习初期，诚不免以自然为粉本（犹如以古人为师），小至山势纹理，树态云影，无不就景体验，所以习状物写形也；大至山冈起伏，泉石安排，尽量勾取轮廓，所以学经营位置也。然师法造化之真义，尤须更进一步。览宇宙之宝藏，穷天地之常理，窥自然之和谐，悟万物之生机。饱游饫看，冥思遐想，穷年累月，胸中自具神奇，造化自为我有（图五）。是师法造化，不徒为技术之事，尤为修养人格之终生课业。然后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，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。

要之，写实可，摹古可，师法造化更无不可。总须牢记为学阶段，绝非艺术峰巅。先须有法，终须无法。以此观念，习画观画，均入正道矣。

客：子言殊委婉可听，无以难也。顾证诸现实，惶惑未尽释然。黄公之画，纵笔墨精妙，仍不免于艰涩之感，何耶？

曰：艰涩又何指？

客：不能令人一见爱悦是矣。



图五 设色山水

题：太湖三万六千顷，奇峭广博，收入囊中，偶写其大略耳。缸叟。

曰：昔人有言：“看画如看美人，其风神骨相，有在肌体之外者。今人看古迹，必先求形似，次及傅染，次及事实，殊非赏鉴之法。”其实作品无分今古，此论皆可通用。一见即佳，渐看渐倦，此能品也；一见平平，渐看渐佳，此妙品也；初若艰涩，格格不入，久而渐领，愈久愈爱，此神品也，逸品也。观画然，观人亦然。美在皮表，一览无余，情致浅而意味淡，故初喜而终厌。美在其中，蕴藉多致，耐人寻味，画尽意在，故初看平平而终见妙境。若夫风骨嶙